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七十五回 丟差使太爺心急燥 比衙役解開就裡情

詩曰：身居縣令非等閒，即是民間父母官。
一點忠心扶社稷，全憑烈膽報君前。
污吏聞名心驚怕，惡霸聽說膽戰寒。
如今斷明奇巧案，留下芳名萬古傳。

且說太爺升夜堂審問，指望要他的清供，誰知曉打房上躡下一個賊來，手中拿定一宗物件，使一個細長冷布的口袋，把白灰潑成礦子灰細麵，用細羅過成極細的灰麵子，裝在冷布口袋裡，用時一抖，專能迷失人的二目。江樊瞧著他進來，就要拉刀，被他一抖口袋，二目難睜，還要護庇老爺，焉得能夠。先把自己雙睛一按，淨等著眼淚把礦子灰沖出，這才能夠睜開眼睛；再瞅，連老爺也是雙袖遮著臉面，不能睜眼，也是眼淚沖出礦子灰，這才把袖子撤下。大家睜眼一看，當堂的差使，大概是被賊人盜去了。江樊暗暗的叫苦。太爺吩咐叫掌燈火拿賊。大眾點了燈籠火把，江樊拉出利刃，一同的捉賊，叫人保護著太爺入書齋去。

江樊帶領大眾，前前後後尋找一遍，並無蹤跡。復又至書齋面見老爺。鄧九如把大眾叫將進去，問眾人可曾看見賊的模樣。大家一口同音說：「小的們被他的白灰迷失了二目，俱都未能看見。」內中有一個眼尖的說：「小的可不敢妄說，微須看出一點情形來。」江樊說：「你既然看出一點情形來，只管說來，大家參悟。」那人說：「這個賊不是禿子，定是個和尚。」太爺問：「怎麼見得？」那人說：「小的在二堂的外頭，賊一下房，我往後一閃，他先把那些人眼睛一迷，我正待要跑，他又一抖手，小的眼就迷了。看見他戴著軟包巾，鬢間不見頭髮，想來不是禿子，就是個和尚。別人鬢邊必要看出頭髮來，此人沒有，小的就疑惑他不是個禿子，就是和尚。」江樊說：「不錯，你這句話把我也提醒了，我也看著也有那麼一點意思。」知縣就賞了一天的限期，教他們拿賊——拿禿子、和尚。

到第二天出去，連禿子帶和尚，把那素常不法的就拿了不少。升堂審訊，俱都不是，把那些個人俱都放了。又賞了一天的限，讓他們拿賊，仍然是無影無形。整整的就是數□天的光景，一點影色皆無。那些差人比較的實係也是太苦，索性不出去訪拿去了。每天上堂一比。這天打完了那個班頭，將往堂下一走，一蹙一顛的還沒下堂哪，就有他們一個伙伴說：「老爺一點寬恩的地方沒有，明天仍然還是得照樣。」那個受比的班頭就說：「九天廟的和尚，那是自然。」鄧太爺又把他叫回去問他：「你方才走到堂口，說什麼來著？」就把那個班頭嚇了膽裂魂飛，戰戰兢兢說：「小的沒敢說些什麼。」大爺說：「我不是責備於你。你把方才說的話，照樣學說上來。」那名班頭說：「乃是外面的一句匪言，不敢在老爺跟前回稟。」太爺說：「我讓你說的，與你無干。」班頭復又說：「這是外面一句歇後語，說了前頭的一句，後半句人就知道了，故此謂之歇後語。

小的說的是九天廟的和尚，他們就知道是自然。緣故是離咱們這石門縣西門□里路，有個廟叫九天廟，裡頭的方丈叫自然和尚，很闊，是個外面結交官府，認的許多紳衿富戶；窮苦難窄的，他也是一體相待，有求必應。故此高矮不等的人，皆都認識於他。就是前任的太爺，與他還有來往哪。」鄧太爺聽了這句話，沉吟半晌，叫他下去，從此也不往下比較班頭了。吩咐掩門，一抖袍袖退堂。

歸後書齋內，小廝獻上茶來。江樊總不離鄧太爺的左右。鄧九如又把江大哥叫來，說：「那個鬼所說的那四句，明顯著情理，暗中還有點事情，我方才明白了。橫著要念哪，就是『自然害死』。方才那個班頭說，九天廟和尚叫自然，此事難辨真假，咱換上便服去，到九天廟見了和尚，察言觀色，就可以看出他的虛實。」江樊說：「老爺，使不得。老爺萬金之軀，倘若被他人看出破綻，那還了得。不然，我一人前去，查看查看他的虛實，回來再作道理。」鄧九如不聽，一定要去，兩個人前往。江樊也不敢往下攔阻，只可就換了便服，太爺扮作個文生秀士的模樣。叫人開了後門。

二人行路，出了城門，撲奔正西，逢人打聽九天廟的道路。原來是必由之路。直到九天廟前，只見當中硃紅廟門，兩邊兩個角門，盡都關閉。讓江樊到西邊角門扣打，少刻有兩個小和尚開了角門，往外一看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位有什麼事情，扣打廟門？」鄧九如說：「我們是還願來了。」小和尚說：「什麼願？」鄧九如說：「我奉母命，前來還願燒香。」那個小和尚問這小和尚說：「奉母命前來還願，母親許的是什麼願？」那個小和尚答言說：「哎喲！是的，老太太許的是吃雷齋，這方才上雷神廟還願。」說畢，兩個小和尚哈哈一笑。鄧九如也覺著臉上發赤。本來這是九天應元普化天尊雷神廟，那有母親許這個願心的。也就愁著臉往裡就走，叫和尚帶路，佛殿燒香。見那個小和尚一壁裡關門，一壁裡往後就跑。太爺帶著江樊到了佛殿，小和尚開了隔扇，把香劃腳。江樊給點著，太爺燒香。小和尚打磬。太爺跪倒身軀，暗暗祝告神佛，暗助一臂之力，辦明此案，每逢朔望日，廟中拈香。燒香已畢，在殿中看了看神像，出了佛殿，直奔客堂。

正走著，就聽見西北上有婦女猜拳行令、猜三叫五的聲音。鄧九如就瞅了江樊一眼，江樊就暗暗會意。來到了客堂，小和尚獻茶。江樊出去，意欲要奔正北。由北邊來了一個小和尚，慌慌張張把江爺攔住，說：「你別往後去，我們這裡比不得別的廟，有許多的官府中的官太太、小姐；倘若走錯了院子，一時撞上人家，我們師傅也不答應我們，人家也不答應你。」江樊說：「走，我管什麼官府太太不官府太太呢。他若怕見人，上他們家裡充官太太去。廟宇是爺們遊玩的所在，不應使婦女們在廟中。」一定要往後去。

那個小和尚那肯讓他往後去。

兩個正在口角互相分爭之間，有一個胖大的和尚，有三□多歲，問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那個小和尚就把江樊要往後去的話說了一遍。那個僧人就說：「你怎麼發橫，你別是有點勢力罷，你姓什麼？」江樊說：「你管我姓什麼！」那個僧人說：「拿著你這個堂堂的漢子，連名姓都不敢說出。」那個和尚說：「你就是不說，光景我也看出個八九，你必是在縣衙裡當差的。」江樊一聽，就知道事要不好，無奈就先忍了這口氣，此時要讓他們識破機關，老爺有險，那還了得？自己說：「似乎你這出家人說話，可也就太強暴了，誰與你一般見識？我就是不往後去，也不大要緊。我還要看看我們朋友，大概也要走啦。」那個和尚一笑，說：「走？大概夠走的罷！」江樊一聽，更覺著不得勁了，急忙得回來，奔了客堂，與鄧九如使了一個眼色，鄧九如就明白八九的光景。

正要打算起身，就聽外邊如巨雷一般，念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忽然間打外邊進來了一個和尚，身量威武，高大魁巍，面如噴血，合掌當胸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原來縣太爺到此，小僧未能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鄧九如說：「師傅是錯認人了，那裡來的太爺？」

和尚微微的一笑，說：「實不相瞞，那日晚間盜出我那個朋友來，就是小僧。我就知道太爺早晚必要前來尋找小僧，小僧久候多時了。」太爺將要折辨，僧人一陣狂笑，說：「我不去找你，你自來找我，分明是『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府無門闖進來』。」吩咐一聲：「左右綁了！」打外面來了許多小和尚，圍裹上來，不容分說，過來就揪大爺。江樊一瞧地方窄狹，就先躡在院內落叢中，把刀亮將出來。早有人給和尚拿了一條齊眉棍，就與江樊動起手來。要問勝負輸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